



日前,读到赵毅老师等纪念李洵先生100周年诞辰的文章及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六卷本190万字《李洵全集》,我忆起三十多年前在东北师范大学读研究生期间的点滴往事。回味反思,愈感到先生们的指教对我人生的深远影响和学问上未窥其门径的遗憾。

做学问从“挖井”开始

1989年,我考取东北师范大学明清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入学不久,李洵先生把当年所里新录取的五六位硕士、博士研究生请到家里吃饭。食材已提前购回,我们一到,先生就与我们围坐在一起边择菜边聊天。先生说学历史不要怕困难,天才、聪明人可以做大学问,普通人甚至天分不高者也可以成为专家,做出成绩的来。先生起身拿起粉笔在书柜前的小黑板上画了一个大圈,里面点了十多个黑点。他指着黑板说:“这个圈里就是那些研究相对薄弱领域,这些黑点就是一个一个专题。就像挖井一样,每口井要尽量挖得深些,挖个十口二十口深井,然后再将这些深井缀连成片。这个领域你就研究得比较深入了。”先生顺势在空中又画了一个更大的圈。

先生的“挖井理论”对我影响较大。毕业后做编辑、记者,我比较注重研究和材料的整理,2001年我出版了文史类专著《学步集》,2009年我又把在齐齐哈尔市工作5年的学习、报道集成了《记者眼中的齐齐哈尔》一书。

抛弃教条式思维方式

研究生开学不久,赶上薛虹先生患足疾,一天公开课

后我送薛先生拄杖回家。一路上先生缓步慢语侃侃而谈,当我问到学明清史读什么书最重要时,先生登时止步严肃了起来:“什么书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把你头脑中形成的教条思维方式统统丢掉!守着那些教条式思维方式,研究上不会出什么成就!”接着先生告诉我,研究历史要从史料中提炼出观点,不要先入为主地形成自己的观点再从史料中去佐证。“那是你的观点,不是古人、先人的观点,那是厚诬古人、厚诬先人。任何观点都可以从史料中找出佐证来,但那不是科学求实的治学态度!”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平生所写的时评、杂文等不下千篇。这些文章中的观点有的是我的,有的是他人的,有的我与他人兼而有之。今天再翻阅这些剪报、集刊五味杂陈,羞赧不安。

读研侧记

□路敦英

练好“书皮子功夫”

正像诸位师兄回忆李洵先生所说的,讲究治学上的“通”与“博”是明清所教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入明清所的第一堂课,各位先生们并没有开出“读书目录”什么的,而是让我们到学校古籍书库里翻翻相关领域的书籍,看看每部书的序言、目录、跋和后记之类的东西,了解一下每部书的大致内容。先生们把这称之为“书皮子功夫”。在教学过程中,先生们也把这种功夫贯穿在授课过程中。每讲到一本书,他们首先介绍序和跋,然后再通过讲解书的内容评判序和跋等的当否。我尊师而行,养成了习惯,在书店、机场候机厅、朋友书房等地每看到感兴趣的新书,都要扫几眼序和跋。这种习惯使我受益匪浅。

现在,我的体会是,读书注重“书

皮子功夫”至少有两点好处。一是古今书籍汗牛充栋,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要一本本从头到尾细读一遍所有的书,是不可能的,可行的便捷方法就是多读一些序、跋、后记之类的东西,将各本书的大致内容了解一下,等要做专门研究时再“按图索骥”,认真细读。二是序、跋和后记的内容,大都或是有关书籍的产生背景,或是对书的内容有所评介。这也有利于扩大读者视野,更全面、客观掌握书里的内容,以及该书在整个学术界的地位及优劣。

几本书对着读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每个具体历史事件和人物,不同的作者审视的角度、观点等不同,描述

写了《试论章学诚的“史德”》《江藩和他的“国朝汉学师承记”》《章学诚的正统观》《惠栋的治学思想》等史学论文并相继刊发,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着读“读”出来的。后来我还把这种读书方法撰成一篇小文刊发,得到了不错的社会反响。

唯一不学满语的清史研究生

那时的明清所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所有硕士、博士研究生入学后都要学习满语,为此,还专门聘请了满语专家刘厚生老师到所里任教。李洵、赵德贵等诸位先生那时还在主持满文老档的标点、整理工作。鉴于我对清代学术比较感兴趣,经所长李洵老师同意,我是所里那届唯一一位没有学习满语的清史研究生。所里先生们的意见是,清代学术是一座文化重镇,是中国古代学术集大成者,国内研究相对滞后,需要投入更大精力,满语可以以后需要时再学。

所里的先生们还把我推荐给著名清史专家王俊义先生读博士,我也给王先生通信获得了认可。毕业时,我向李洵、薛虹和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姜守鹏先生谈了我夫妻两地分居以及家境的困顿、不想继续读博士的想法。李先生听后微微一愣,温颜嘱咐无论到哪里都别放弃研究学问。为了我的工作,薛虹先生还给他黑龙江省的学生打电话和写了推荐信。

阴差阳错,我到了黑龙江日报社。记得去年与女儿谈到人生志向,我说本想一生中能写出本在书架上摆放一二百年的书,可是我放弃了那个机会。这里的机会,指的就是放弃了明清所先生们希望的研究学问之路。我天资驽钝,不可能成为大家,但自信按李洵先生“挖井理论”,在一个点上持久用力,做出点深入研究还是可以的。然而我并没有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今天,看到所里各位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成就卓然,在向他们祝贺的同时也满是仰慕和艳羡。



天生我才

读者汪艳:

光阴似箭,年华易逝,无痕的是时光,有痕的是人生风景。窗外,北风呼啸,大街上来往的行人裹紧了厚厚的大衣,而我却不觉得冷,心里总是暖暖的,像是洒满了金色的阳光,滋长出无限快乐。这个冬季,我内心灿烂如花,因为风雨过后是彩虹。

2023年这一年,于我来说有遗憾,更有美好……从开春后就病得一塌糊涂,整个春、夏、初秋季节都是在痛苦中煎熬着。我曾几度失去信心,老公就耐心地开导我。记得那次我睡不着觉,他就给我放音乐听,直到我睡着了才睡,像哄孩子一样;炎炎夏日,人家都在穿裙子过夏天,我还在穿小棉服过春天,36摄氏度的高温下,不能开窗户,他也在屋里陪我……大半年来,在他无微不至的照顾下,我终于康复了,容颜如昨。在此,我要衷心地对你说声谢谢你——我的爱人。漫漫人生路,愿我们夫妻情深如海,携手共度余生。愿我的爱人安康快乐,永远被岁月温柔以待!

这一路走来,我要感谢我的一个好姐妹,当她得知我的情况后,陪我聊天,安慰我,做心理疏导,当我有所好转后,陪我溜达散心,每天带我去做健身操,也就一个月左右,我精神饱满,状态极佳,心中似乎有无数朵美丽的百合花在绽放!

我还要感谢远方的朋友,你每天的关心和问候,都让我心生暖意,谢谢你——我的挚友!

这一年,我收获了人世间最珍贵的亲情和友情,愿新的一年,你、我、他都喜乐安康,一切遂心愿!

读者么么:

在过去的一年里,最幸运的事就是有好伙伴陪着我一起疯一起闹。看着桌子上的课本,未完成的作业,思绪总是会在一瞬间飘走。九年级的学习确实很苦,但我的进步还是飞一样快速。这一年也得到了几块奖牌和数不清的表扬,知道了努力是会被看见的。回想连作业可能都写不完的我,常常因纪律问题被班主任找家长的我,觉得十分不解,但却常常觉得很想念。回望过去,我想念赛场上奋力奔跑的我、舞台上投入弹钢琴的我、合唱团卖力指挥的我、和朋友嬉笑打闹的我,以及那个幼稚渺小的我。

2024年是充满生机的一年,我即将参加人生中第一次重要的考试,希望我再努力一点,语文考试的作文别再现编,会做的数学题不再丢分,也希望身边所有的家人朋友能健康乐观地过好2024年的每一天。



挥手自兹去

我和我的二〇二三

读者1G:

我的2023年,完成了人生中第一个剧本,虽然很烂,不足为外人道也,但是放了几个月再看,风格还是能让自己满意的。想起来晨昏颠倒的7天,笔下狼奔豕突,尴尬地卡在5000字、17000字,最后在又一个清晨的6点时,终于算是解脱了。那时漫天云霞吞吐,笔下却是一个寒冷的夜晚,这就是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吧。2024年,锻炼身体,向下一个剧本出发。



读者王天舒:

这一年我去了很多地方,看了很多风景,遇见了一个更好的自己,更重要的是遇见了你们,是你们陪我一起完成了梦想,让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有意义的。2024,我会继续努力的!祝大家新年快乐,安康顺遂!



读者宋今声:

退休以后,我的读书和写作时间更充足了。过去的一年里,在坚持新闻和文学写作的同时,我重温了《百子全书》和《唐人才子传》,从中汲取文养,获得新知。我能有今天高质量的生活,是报纸和杂志多年奖杯的结果。

在新的一年里,我要继续攀书山、渡学海,深入生活,贴近实际,用手中的笔,弘扬正能量,讴歌崭新时代,赞美幸福生活。

凡人雅事

于村庄里的每一户人家,就跟家里的锄头、镐头、镰刀一样。

“什么生存法?”老侯追问。

“这玉米地里剩下的玉米粒就够它们吃了。”父亲抹了一把挂在眉毛胡子上的霜花,笑着。

“剩下的是什么意思?是你们故意放的吗?”老侯懵懵懂懂。

“不算故意,现在秋收时家家都用机器,比以前手扒玉米掉粒还多,正好喂它们。”父亲摸了一把老侯怀里野鸡的爪子。

“这是哪片地?”老侯指指眼前,又问。父亲画了一个更大的圆,四面八方的山林和土地一下子就握在他手中了。

老侯也跟着有节奏地张大嘴巴,瞪圆眼睛:“哇,这么大片呀!”

父亲看着老侯怀里的野鸡说:“它是冻的,不是饿的,看,缓醒过来了。”

老侯低头看时,野鸡在他怀里正往外挣扎呢。

老侯放下野鸡,还有点不舍。接着,林中空地上一串竹叶般的小脚印交织着伸向远方。

几天后,老侯要回去了。临走,他说不虚此行,说他领略了雪的真正味道。

窗外又飘起了雪花。雪以魅惑的姿态轻盈地行走,从一个空间走向另一个空间,从季节之无走向季节之有,走到灵魂最柔软最芬芳的地方。

雪落尽了,春天就立在眼前了。

掰干树枝可是体力活,我得和父亲一起去,老侯也吵着要去。

我家这里三面环山,我们要去的是西山,我家的地在那,前几年退耕还林,父亲在地头又栽了不少松树,一人多高了。地头就是老林子。

金灿灿的阳光洒在雪地上,晃得人睁不开眼。老侯一蹦一跳地在后面玩着雪,这个老顽童!我和父亲干活,老侯就是拍照,拍雪中的青松,拍林中雪路,拍鸣叫的山雀……我和父亲把一捆捆干树枝往车上装好准备返回时,发现已“消失”多时的老侯抱着一只野鸡回来了。

父亲笑着问:“你是怎么逮到的?”

老侯郑重其事地说:“可能是这几天连续下雪不好找食,它饿了,头扎进雪堆里去找,我像拔萝卜一样就把它拔出来了。”

进山前,老侯在兜兜里揣满我家的玉米粒和他从湖南带来的腊肉碎,他在山里走这一遭,到处撒食。

父亲不紧不慢地说:“怎么,老侯,你想把山里物件都叫出来喂一喂吗?不用管,它们有它们的生存法。”

在山边住着,父亲这个年纪的人早已习惯把山里的野生动物叫作物件,好像它们属

如席肯定是明显的夸张。下雪了,从窗口伸出手来接,一片一片又一片,就能看出六菱形带毛茸草花边的鹅毛雪了,确切说,应该是鹅绒雪。汪曾祺先生说:“凡花大多是五瓣。”可见,雪是神物。最盼望的就是下大雪时天地间莽莽苍苍,山岭、田野、沟壑、柴垛、

雪味

□战莹

房屋……都蒙在白色的神奇画布里。

又下雪了,好友老侯要来。他是湖南人,要来东北看雪,还说非要去农村看。无奈,我把他领到父母家,父母家在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山沟。下了车,老侯是抱着膀子走着腿跑进屋的,连行李箱都不管了,一进屋就趴到火炕上不起来,连连叫:“太冷了!太冷了!”

第二天,雪霏。吃过早饭,父亲要进山掰些干树枝。老侯这一来,火墙火炕就得不间断烧,我明白父亲的意思,他怕把老侯冻病了。

里。被母亲裹挟着进屋之后就会得到更多的爱抚。晚餐桌上也会加上一两道不常见的菜,比如一盘煎鸡蛋或酸菜粉条炖肉。吃着香喷喷的菜,仿佛所有的委屈都烟消云散了,心里似乎还默默地感激着雪:如果不下雪哪有这般美味?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往事如雪,悄悄走来又悄悄地走,但心里有雪花经过的痕迹,纯洁而又纯净。

近几年,东北又流行起落雪吃“铁锅炖大鹅”。鹅最好是农村家养的笨鹅,肉不柴不腥。肉块切好后不焯水,直接大火爆炒,变色后加上调料,添水没过鹅肉一指,待鹅肉七分熟后放入自己家腌的酸菜,扣盖,大火烧十分钟再转中火二十分钟。肉烂汤浓,恰到好处,那香气早已弥漫满屋了。

菜需要品,生活需要品,雪也一样。

雪,我喜欢那种悄无声息地下,只有无声无息才会大片大片。我没见过燕山雪,大

时光伸出手指在天地间划出一条无形的线,将细雨给了秀美的江南,将白雪准予了北国。

在东北,一直有人固执地认为,没下雪就得不到冬天,下雪成了进入冬天的门槛。村庄里的小孩子问掌管厨房大权的妈妈或奶奶啥时候能吃酸菜馅饺子?得到的回答是,下雪就可以吃了。于是,雪成了心心念念之物。是人召唤雪,还是雪召唤人?

连续冷过几天之后,天气又转暖,那就预示着快要下雪了。等天阴下来,有冷风掠过躲在墙角或树根里的片片残叶,雪就该飘落了。下雪时间或早或晚,随雪的心情而定。

我上小学时,最怕放学时间下雪,如果赶上北风夹雪就更惨了,我家在学校北边,一路向北,一路的北风夹着雪拍打在额头、眼皮、脸颊上,真像刀割一样。手快要冻僵啦,鼻涕淌出来只能用袖子一抹,继续向北。进村了,进院了,看到母亲迎出来了,一下子扑进怀